

安康文学当如何脱困？

叶松成

安康文学在技术上要全面提升，在文学叙事的角度上不要不断走向纯熟

除了思维上的混沌、模糊，导致产生对文学的消遣心理外，还有就是文学技术的驾驭和掌握上的欠缺，这也可以说是方式方法上的问题，如果再具体一点，那就是叙事功能的弱化。其实，无论诗歌、散文、小说都离不开叙事。叙事是一种技术，而在我理解，叙事则更是一种眼界、一种气场。因此，它不只是小说的专利，它在任何一种文体中都可以悠游自在地行走。

增长，但面窄，纵深感不强，凸显个性的作品很少。诗歌重要的不是技巧，技巧最终只是情感和灵魂的躯壳。诗歌的灵性产生于痛情的土壤，而这样的灵芽一旦拱出土层，就会随风而长，自显风韵。

接下来我再说小说，小说是叙事的体现，好的叙事才有好的气场。安康小说一直是弱项，这么多年来，除李春平、张虹、杜文娟、王晓云外，冲一线的作品不多。有人不出手便罢，出手就是长篇，这样的气势不得不让你佩服。小说嘛，在所有的文学作品里被称之为“大道”，因此，长篇被人青睐就不足为怪了。这几年产生的半成品恐怕不在少数，失败的原因其实很简单：好高骛远、仓促上阵。中国人历来讲求务实：“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九层之台起于垒土”，大作家的成长靠的不是投机取巧，而是循序渐进，水滴石穿。鲁迅是一直写短篇的，他唯一的一个中篇《阿Q正传》也才三万三千字，但它却成为世界不朽的文学经典。当代著名作家中，如路遥、陈忠实、贾平凹、毕飞宇、迟子建、梁晓声等等，他们最开始的训练也是从短篇、中篇开始的。我们都想追求作品的宏大，但那只是一厢情愿，如果不端正认识，不正视弱点，我们的作品就永远上不了档次。

我读过安康的一些小说，包括短篇、长篇，它们的叙事是散乱的，不见经纬，不通章法，片面追求故事性，有的完全放纵于情节中，只顾个人一味地宣泄，忽略了此时此刻读者的感受。叙事在小说中是一个复合型的东 西，它不是指单纯地讲好故事，它涵盖抒情、议论、人物心理刻画等等。著名评论家谢有顺曾提到小说写作中要善于运用“闲笔”，这对于我们的创作是一个启示，“闲笔”犹如一个人匆匆赶路的时候，突然为眼前的景致所感染，于是便徐徐放慢脚步，开始以愉悦的心情赏玩风景，比如眺望远处的山峦，俯瞰脚下的竹海，聆听鸟儿的

啾啾、夏蝉的鸣叫……小说中的“闲笔”，就是路人赏景的心态，在作品中它弛缓了叙事的节奏，它使故事的内涵和美感增强。小说叙事中合理增添“闲笔”，如对风景、环境、居家陈设、器物、人物的配饰的描写，可以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这在很多经典名著中皆有精致的表现，如鲁迅、沈从文的小说，中国古典名著《红楼梦》中，“闲笔”更是比比皆是。因此，一篇成功的小说中既要有跌宕起伏的故事，还要有曼妙清新的“闲笔”，它是叙事的点缀、小说品质的体现，同时，也是文学审美的需要。

安康文学要与文学批评共进退、同发展

文学的成长，离不开文学批评，这一点，无需赘言。安康的文学批评，是以学院批评为主轴的，这和其它地方一样。首先文学批评是一种很理性化的东西，它必须依靠学理上的支撑，靠一批具有专业水准的批评家来提升品质。其次人才的配置和资源的占有上，学院批评享有绝对的优势，他们在很大程度上自觉或不自觉的左右了话语权。但学院批评又受制于学院内部体制的约束和限制，这就造成了在文学思潮、文学动态的把握上，往往缺乏快速及时准确的跟进。于是，文学批评与文学创作之间有时就难免出现裂隙，出现很多不确定因素，在沟通上很难建立起一种相互信任的机制。

那么，除开学院批评，社会批评（非专业性批评）这一块，虽然相对活跃，但就队伍的构成来看，有素养、有见地、有理论水准的批评家目前还处在一种缺位状态。壮大社会批评，首先要看投身于批评的人才，过去我们一直将批评简单化、概念化，甚至庸俗化，以为研讨会上的几句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溢美之词就是批评；以为一篇浮华

的、毫无洞见的读后感就是批评？不是这样的，文学批评是一个系统的工程，它是感性和理性的结合，是发现和发现。准确地说，它是对以文学作品为中心兼及一切文学活动和各种文学现象的理性分析、评价和判断。

以此为标准，我们的文学批评还存在着严重的缺陷：一是批评家与作家之间的沟通较差，批评的态度暧昧，对作品的判断偏向迎合和应付；二是理论储备不足，缺乏对文学现象、文学动态以及作家创作方向前瞻性的把握；三是队伍弱化。就学院批评和社会批评两块来看，批评人才相对匮乏。批评家的培育和成长，有着自身的难度，这个难度决定了他不是少数而不会是多数。那些敢言、放言的不一定是批评家，那些跟在作家身后嘤嘤嗡嗡，一味追捧的，也不是批评家。没有风骨，哪来的正义；没有担当，何来的良知？真正的批评家是帮助作家恢复和建立一种对文学的自信，是在对作品深刻的审视中挖掘出它的内蕴和存在的价值。

安康文学要在创造中，构建新的、稳健的审美精神

其实，认清了上述的问题，或者说把脉准了安康文学的症结，文学的方向和目标则不言自明。“新世纪”以来的安康文学，还有再准备、再出发的可能。中国文学已跨入新的伟大时代，这是一个不同于以往任何一个阶段的时间档期，一切皆面临着重构。因此，安康文学必须摆脱桎梏，与过去彻底画一个句号。同时，要树立远大的文学理想，担负起文学的使命和责任。安康文学的基座，需要厚重、宏大、深刻的思想去加固，而这一切，都要从文学本身出发，凝心聚气，在创造中，构建新的、稳健的审美精神……（下）



石头上的村庄

王晓群

石泉县天池山并没有多远，就在县城南边，凤凰山余脉延伸处突起的地方。山下三面环江，被后柳、喜河和汉阴县的汉阳三个古镇包围着。

上天池山的道路很险，从喜河镇长阳村进山，全是盘山公路。路窄弯多视线差，开车需不停按喇叭。特别是最险处，坡度不低于六十度，道路呈“之”字形盘旋，每走百米就有一百八十度大拐弯。拐弯急，半径小，反复十几次。行走在悬崖峭壁的道路上，心惊肉跳，眼睛只敢紧盯前方，不敢左右乱望。

到达山顶时眼前豁然开朗，山林与石林中环绕着一坝水田，禾苗青青，微风盈盈。几户人家散落在水田旁，飘浮在白云上。

正在水田中干活的村民陈兴德老汉见我们到来，忙停下手上活，热情接待我们这些陌生的客人。陈兴德对我们讲，之所以叫天池山是因为水田中间有两口清泉，终年冒水不止，四季不干枯，形成了十来亩的大水池，历史上便称这里为天池。如今，水池已经改造成了水田，养育着这里一代又代的百姓。

听说我们是冲天池山的石头而来，陈兴德立刻兴奋起来，如数家珍的介绍，这里的石头是从江边的香巴岩一直连到天池山顶，全是裸露的石头，整整一面坡，有数千亩之多。千奇百怪，各式各样，大的数千吨，小的箩筐一般。长在山坡上，根基紧紧的连在一起。最好看的石头就要数天池山顶的这一片了，陈兴德越说越来劲，越说我们越希望早点看到这些石林。

还没有喝上陈兴德夫人泡好的茶水，他就主动提出带我们去看石林。

真是一个石头的世界，一个神奇的地方，满山散落着大小不一的石头，奇形怪状。终年的风吹雨打，石头表面已被冲刷得干干净净，形成了一组组、一列列、一族族的石头队伍，森林一般的石林，非常好看，非常威武。

有的高高拔起，直刺苍穹，一副欲问天宫样子；有的静静地伏在地上，乖巧可人，一种温情的姿态；有的独立呈石白状，盛满清水，终年也不干枯，里面还长着植物；还有的连成整体，庄严的守护在那里，静候岁月的洗礼。

似人似物，似兽似神，还有许多我也说不清楚像什么。我想，大概是女娲造人时遗留的泥巴成了精，化作了这些坚硬的石头。

石头连石头，石头套石头，石头挤石头，石头望石头。用石头敲击石头，石头纹丝不动，还发出“铮铮”的石头声音。石头肌理缜密，表面起伏跌宕、沟壑交错，造型粗犷峥嵘、气韵苍古。具有典型的灵石石特征。

我奇怪：规模如此之大，造型如此之生动，石质如此之坚硬，就沒有人知道它的经济价值吗？

跟着陈兴德在石头中间转悠，听着他讲述祖辈从汉江移民来此创业的故事，欣赏大自然赋予的如此精美的艺术品，我的内心升起一种说不清的愉悦与自豪。愉悦是开了眼界，看到了天池山石头的真正面目；自豪是陕南竟然还有如此大规模的灵石石资源。

天池山的土地分布在石头上，七零八落，不成整体。大块的十几亩，小块的仅仅只能容下一兜黄豆，或种一株包谷、或种一株茶树。石头占据了天池山的山峦、田地、沟沟壑壑。

石头是天池山的全部。作物只能长在石头缝隙中，石头缝隙中种出的瓜个大肉厚，种出的包谷穗长饱满，种出的黄豆纯正出浆多，种出的茶叶清香爽口，特别是石头缝中长出的李子，轻轻在嘴里一咬，“呼”的一声，核与肉脱离，清脆香甜，余味久久弥漫在口中。

石头多、土地薄，人们在石头缝隙中生活，在石头缝隙里寻找生存空间，勤劳、朴实、善良，多年的耕耘中渐渐地也有了石质一般的坚强品质。

有人要买这里的石头，他们没有答应，他们知道这里的石头能够保护这里的水土。风雨再大，洪涝再多，这里从来就没有发生过泥石流，没有流走过山上的土壤。没有了石头，就没有了家园。

前几年曾经有人劝他们搬下山去，他们没有下去，选择了坚守，坚守祖祖辈辈生活的地方。拿他们的话说，哪个石缝都能长出粮食和葱姜蒜。下了山就没有石头，没有了土地，就没有了生活来源。他们坚信，天池山的石头就是金山银山，守着这里衣食无忧，不给后人添麻烦，不给政府添麻烦。

随着交通条件的改善，这里的人们慢慢的走出天池山，打工和学习中见识到了外面的世界，获得了更多的信息。在眼界慢慢的打开中，认识到家园石头的价值，知道天池山的石头与云南的石林其实是一致的，只是目前还没有人真正认识天池山，没有人真正认识天池山的石头旅游价值。他们深信这里的石头一定会给这里的人们带来更多的发展机遇。

石头一般的朴实，石头一般的毅力，石头一般的信仰。在这个古老的山村，我们看到的不仅仅是石头，还有情怀，还有希望。

白露同题诗会

9月7日，时值白露，在这个充满诗意的节气，文化周末·汉文荟微信群活跃起来，诗人们纷纷现场作诗，俨然一场热烈的同题诗会，今特刊登以飨读者。

白露

白公智

清晨，一滴水里的太阳
悬在了草尖上
摇，而不坠
就像一棵草，一个草民
从春熬到秋
终于戴上一顶金灿灿的王冠

白露

闲云一朵

秋蝉开始禁言，把烦躁打包
落叶携着丝丝凉意沁入泥土
寂寞的月光下
每一朵凋谢的叶子都依依不舍
一些难忘的回忆
饮一杯离别的酒
按住一抹重逢的悸动

白露

潘应应

槐叶要落了
枫叶快红了
露水开始白了
我选择在这个时候爱你

白露

蔡森

现在只记得，需要来了
让电话那头的父母添衣

白露

汪旭东

白露是多情的女人是
风情万种而妖娆
到处沾花惹草的那个人
她携着夏风一起来
与秋约会

白露

陕西瘦竹

清晨草木上的露珠
滚动出晶莹的清凉
妈妈的叮嘱
在长袖的衣扣上保温的纽扣
驱赶小感冒的蠢蠢欲动
白露这天，冷热划界
最好不要让情愫在早晚
轻易说出坚定与赞叹
许诺披一身霜色
唇齿间万千蜜语
怎抵得住一寸沉浮的风寒？
最好来一碗热汤热面
一件秋衣
胜利诗词上吟咏的
流传古今的浪漫

隐退

柯长安

月光，分给
夜行的人
也分给草木
分给星星
这些光亮
都会把草木，尘世
在一夜之间
绿色也好，红色也好

我一直相信露水是干净的

潘应应

我一直相信露水是干净的
避开了世俗的阳光
两粒露水
白得没有一丝瑕疵

白露

柯长安

小时候却最爱白露
日子一过
乡下的南瓜，苹果，地瓜
都会被请回家

白露

柯长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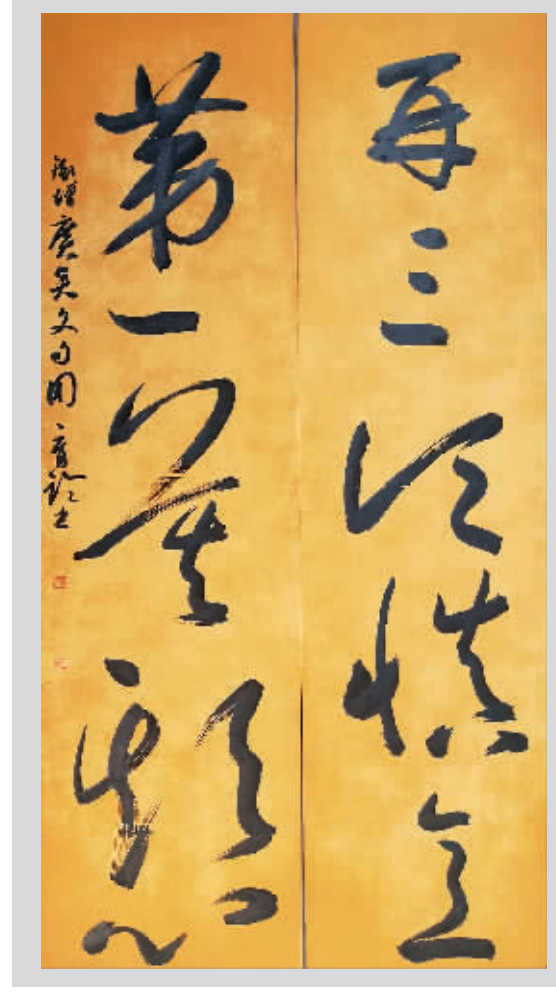
苞谷杆子被砍掉
牙齿熟练的练习脱衣
洁白的身体
在舌苔上释放前所未有的甜

亲切美好的回忆

有人说，人一旦开始回忆往事，就说明他已渐入老境。而愚以为，渐渐步入老年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人到老年后而没有什么值得回忆的事情！有回忆，而且是亲切美好的，温馨而无憾！三十余年来，《安康日报》一直激励和扶持我做着文字写作梦，我的文字时至今日依然是平淡无奇没有什么拿得出手的货色，然而美梦未醒，时常还在做着，《安康日报》是我追梦的鞭策者，《安康日报》是我最为亲切的良师益友。

有人，此文面世后，曾有小小的反响，反响之一：我亲戚的厂子里有一位女工友，是后山老乡，她读到该文后，跟我亲戚说，你那个姓李的亲戚在报上作贼（贬损）后山人哩！于是那位亲戚就劝我别写什么家乡的事情了，免得招人骂！哈哈，无语得很。而后，本性难改，依然继续写作并发表着有关后山的人物事件。

我感激曾帮我把我拙劣浅陋的文稿变成报纸纸质上的铅字的编辑老师，你们甘为人做嫁衣，甘为人攀登做梯子的精神，实在是让人钦敬！我所知道的《安康日报》甘为人梯的让人钦敬的编辑老师，可数出的有很多，像李大斌、陈敏、李亚明等等，不一而足。



再三读惬意

周育论书